

桌上的手机发出欢快的提示音——好友李双爱发来微信，说我资助的女孩已大学毕业，应聘到圣象集团了！她高兴的心情仿佛要从短短的字里行间跳出来，也将我的思绪拉到那一片大山里。

人之间的相识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身为“中国好人”“安庆好人”的李双爱是一名普通的邮局职工。她年少家贫，几近辍学，是初中班主任周老师的帮助，才使她有机会走出那座大山。一次回母校看望周老师，偶尔得知仍有一些学生因贫困快要失学，她顿时萌生要把恩师给予自己的大爱加倍传递下去的念头。从那以后，她一次次走进那些贫困学生的家中，同时，多方联系爱心人士，千方百计地搭建结对帮扶的桥梁。

2011年5月的一天，在双爱的组织和带领下，我和几位朋友第一次走进地处皖鄂交界的太湖县百里镇。车行山道，大山苍翠连绵，峰回路转，时有粉墙黛瓦的村舍散落在山坡上，如同巨幅的山水画。我不能想象，在这青山秀水之间，真的有一群人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得异常艰辛。

答案令我震惊！到达太湖县城后，又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山路颠簸，我们到达百里镇的老陈家中。老陈30来岁就不幸患上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他老母亲年届古稀，妻子体弱多病，儿子小伟才小学五年级。那时，国家还没有落实贫困户医疗兜底的政策，长期的治疗不仅掏空了老陈的家底，还让他欠下十来万的外债。老陈每天吊着透析的皮管去茶园里采茶，去稻田里劳作，一次次晕倒在田间地头，又一次次挣扎着爬起来。我们来到

父亲节这天，儿子、儿媳一早就发来了祝福的红包，我的心里暖暖的。此时的我，不由得从心底思念起在天堂的慈父，潸然泪下。父亲2008年11月3日一别，再无归期。十四年来，那种思而不在、念而不得的心痛，时常折磨着我，不能消解。

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几个孩子，哪怕我们再淘气，他也从不舍得打一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爷爷的成分问题，我们全家从县城下放到宿松县复兴公社石坝大队窑灯生产队，父亲也从县粮食局机关下放到复兴粮站做粮食统购统销工，他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差，但从不放松对几个孩子的管教。

大哥1973年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放猪，整日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知道找了多少人，托了多少关系，硬是为大哥弄了个下放华阳河油厂当知青的名



生活笔记

大山深处，我的心得到淘洗

汪姜峰

他家的时候，他刚从地里回来。握着这个比我还小四五岁的山里汉子的粗糙的双手，我的心里为他的坚强而震撼，也为他的不幸而唏嘘！

小梅，是双爱最为牵挂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和弟弟智力有些问题，家里的房子只有半边门，土砖墙到处开裂，屋里潮湿泥泞，杂乱不堪。村干部介绍，他们家从来没有吃过早饭，如果孩子爸爸当天精神尚可，她和弟弟还能吃顿饱饭，否则只能挨饿。不幸又庆幸的是，小梅是全家唯一智力正常的人，而且学习成绩很好！见到小姑娘，从她那一双清澈、明亮而又无辜的大眼睛，我清晰地看到她对亲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那一天，李双爱还带着我们来到遍布她足迹的小镇上。虽说是邻镇，但我们一行人在大山里不知转了多久。最后车子已无法通行，村干部就用摩托车带着我们，在陡窄的山路上往前冲，险象环生。在这个镇，我还认识了其他苦孩子：靠妈妈打豆腐维持生活的品学兼优的小姐弟，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



榴火 周文静 摄

小莲和小凤，和残疾奶奶相依为命的小媚，失去母亲、热爱学习的小明……

一座座大山沉默地耸立在那里，大家的心里也沉甸甸的。我将小梅、小伟、小媚、小明等孩子的

特殊境况一一记在笔记本里，也记在心里。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帮扶计划：除了节日时去看望，还给每人每学期再提供1000元助学金。我们又通过QQ群、老乡会、企业家朋友圈等各个渠道进行宣传、发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界朋友和爱心人士加入进来，越来越多的“大眼睛”得到了帮助。大家为小梅家成立了专项救助金，添购了家具，订立了长期帮扶计划，特别将早餐费转到老师手中，小梅每天能吃上热乎乎的早餐啦！

在民间爱心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各级政府全面打响了扶贫战役。李双爱的朋友圈里好消息也越来越多——当地党委政府为小梅家落实了危房易地搬迁政策；镇书记亲自协调各部门，为小梅姐弟俩补上户口、申请低保；小梅的弟弟也由爱心人士长期结对帮扶，送到了特教学校；妈妈的病情也得到控制……

有了扶贫工作队的指导，我们的扶贫帮困也显得更有章法了。在我的影响带动下，公司员工也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活动中来。2019年春天，我和同事们又一次走进太湖县的大山。山还是那片山，河还是那条河，但崎岖的山道已拓宽为盘山公路，小村子都已铺上了水泥路；很多人家建起了“小洋楼”，院落里停着小轿车……

十多年恍惚一瞬。一次次走进大山，愈发感觉自己的心灵得以洗涤与净化，少了功利和浮躁，多了知足与感恩。我告诫自己：要尽己所能扎扎实实地将企业经营好，更好地回馈社会；在用爱心和责任筑就的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我深爱着的山更美，水更清、人更幸福！

苦，老来方知读书迟”“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父亲是安庆城郊杨桥镇人，从小在安庆长大，十几岁离开家乡，后来到宿松工作，在那里成家、生子。父亲曾流露出想在安庆长住的意愿，但又怕给我添麻烦。当时法院分的房子小，父母都来确实住不下，于是父亲就有了在法院小区做门卫、住传达室的想法，我则以工资少为由拒绝了他，其实是怕自己面子受损。现在想想真是追悔莫及啊！当时为什么不号召几个兄弟姐妹集点资，为父亲在安庆买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圆他老人家在安庆颐养天年的愿望呢？真是枉为人子啊！

父亲于2008年3月查出脑癌，因已扩散，只能做保守治疗，去世前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七个月，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父亲清醒时，经常忍着剧痛不吭一声，实在受不了，就把我们支开，用头使劲撞击铁床。后来父亲浑身插满了管子，像一片枯叶，脆弱得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他偶尔醒来，艰难地说的第一句话总是你们可吃饭了，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的心都要碎了，整日以泪洗面，心痛不已。

父亲去世后，我们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灵柩从宿松县运回安庆杨桥老家。出殡那天，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雪中等候的老乡们说，这是老天在欢迎老人回家呢。父亲，终于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了。

儿女情长

叶落归根

丁伯家

额。妹妹和妹婿都是黄梅戏剧团演员，妹妹在桐城，妹婿在太湖，一直两地分居，有了小孩以后，生活极为不便，父亲为解决他们两地奔波之苦，让母亲陪他一道，拎着一趟又一趟的闭门羹。事后听妈妈说，最后一次，他们在雪地里站了三个多小时才等到领导回家，身上的棉裤都被雪水打湿，结成了冰霜，领导被父亲的舔犊之情打动，也因父亲一向工作勤勉，为人忠厚，终于答应将我的妹妹从桐城黄梅戏剧团调到了临近太湖县城的宿松县趾凤乡。

小弟年轻时长得非常帅，1986年应召当了海军特种兵，我和父亲送他到安庆乘车，临别时父亲对小弟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在部队听领导话，积极要求进步，嘱咐中流露出对小弟万般的心疼和不舍。我当兵体检那天，父亲趴在室外的窗台上焦急等待着体检结果，生怕我不合格。我在室内，他在窗外，眼神碰撞的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受到父亲大海般深沉而宽广的爱，因此立

誓：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决不负父亲的辛苦操劳和付出。我和小弟都没有让父亲失望，如愿都在部队考上了军校、提了干，小弟在部队是医生，2008年副团转业，我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到市法院工作。

1979年夏天，父亲从信用社贷了80块钱，带我到安庆116医院看膝关节炎，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轮船，下午两点才在人民路粮食局招待所住下。饥肠辘辘，我嚷着要吃东西，父亲就带我到路对面的小吃店要了十六个锅贴和两碗馄饨，父亲只吃了两个锅贴和一碗馄饨，剩下的十四个锅贴和一碗馄饨都让给我吃了。后来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父亲为了省钱，锅贴饺只舍得买一个人的量，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舍得委屈我。

父亲深知孩子的自我修养需要良好家风的熏陶，因而特别注重我们习惯的养成，总是教导我们要知书达理，要老实、诚信、善良，反复叮咛“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少年不知勤学